春在堂襍文

春在堂襍文四編一

德清俞樾

愛廬介壽圖記

愛廬者陶柳門刺史之封翁築以奉其母凌太恭人者也曰介壽者太恭人於光緒十有一年行年九十故封翁豫爲是圖以介之也乃太恭人於光緒十年棄養則圖雖成而介壽固無及矣人皆以爲憾余曰是可無憾也余雖不及至所謂愛廬者拜太恭人於堂下然太恭人之賢余固聞之矣太恭人年十六歸於陶未一歲失所天其時君舅君姑皆在所以奉之者無不至未幾嗣

兄公之子爲子即封公也所以飮食教誨之者亦無不至封公旣成立將爲太恭人築室太恭人曰宜先宗祠乃先建宗祠而後築爨廬焉禮也太恭人守節七十四年其卒也以五月三日柳門於四月二十五日聞病歸省之太恭人笑曰我歸期當在端午前二日何亟焉卒之前一夕猶進酒一杯飯一匙次日日加丑自起坐易衣履灑然而逝是其於死生之際豈猶夫庸庸者邪太恭人固不死也陶氏子孫世世蒙其遺澤雖謂太恭人長在可也古之君子事亡如事存顧亭林先生有丁貢士亡考生日詩其序云丁君雄飛追數其考之年及其

生日曰吾父存今八十矣乃陳其酒脯設其裳衣如其存之事而求詩於友陶氏子孫誠援此例歲歲於燮廬之中行介壽之禮自九十歲以至百歲百有十歲百有二十歲無不可以奉觴上壽如其生時太恭人之壽爲無疆矣余亦將援亭林先生之例作爲歌詩以誌其盛而姑以此記爲之先

金蓋山重建純陽宮記

壬午初秋余方養痾吳下而故鄉諸君子以重建金蓋山純陽宮落成介沈仲復廉訪求余文爲記嗟乎余早衰多病曾不能含精養神自固靈株其無與於斯道也

審矣又何以將飾斯文哉且金蓋山之源流宗派則有閔懶雲先生之金蓋心燈在而純陽宮之創建本末則有吳穀人先生之記在又何以余言爲哉雖然余竊有感於子思子中庸之言曰大哉聖人之道待其人而後行余頻年主講杭州詁經精舍歲必再至西湖見湖上梵刹相望而兵火以來無不鞠爲茂草一二緇流謀與復之築舍道邊三年不成何其難也夫僧廬道觀其事豈不相等當咸豐同治閒吾湖兵禍蓋視杭尤酷金蓋山之純陽宮亦在刦火之中皓壁丹柱拉襍摧燒之惟崇德堂巋然獨存亂後鍾君雲樵裹糧入山躑躅於苑

葵燕麥之間爰有聽泉張君鏡泉趙君蓮青陳君蓉坡龐君就斗母閣故址誅茅爲屋以蔽風雨未幾張君復與曉芳丁君春洲潘君重建講堂俄而予翔程君拔贊解紱以是山爲畏壘於是碧巘丹崖有起色矣其後乃建大殿及左右樓又創立山門并龍神土穀二祠已而仲復以未有子禱於山果舉丈夫子爰出銀二千餘兩重建斗母閣山中舊觀所未復者惟彌羅閣矣程君與諸同志集議咸出鉅貲助成斯舉未半載而閣成凡山中舊有之勝於是乎大備雪樵鍾君又就古清和洞創建挹翠樓龍嶠山房此則曩之所未有而今經始者也

嗟乎溯吾湖之克復歲在甲子至純陽宮之落成歲在甲戌十有一年耳而重殿洞門深堂邃宇土事木事次第畢工何其速也余乃歎子思子待人而行之說不虛矣夫純陽仙蹟昭昭在人耳目人固樂於趨事然非諸君子之畢力經營則西湖諸佛寺至今蕪廢而何以金蓋之山有此重楯累榭之新宮哉余因不避緐複備載諸君子姓字以明道不虛行之義若夫金丹大旨余未有聞方士之言又余所不欲道故弗贅也

孟河蔣氏支祠記

光緒六年　慈禧皇太后以宵旰憂勤久疾不瘉

詔徵天下通知醫術者咸詣闕下而江蘇巡撫吳公
以孟河馬君文植培之應　詔書既至召見於　長春
宮論醫術　旨服所進方效焉　慈躬大安　命南書
房翰林書務存精要四字賜之海內驚歎以為至榮而
孟河馬氏之醫名益著求醫者陸則輿相望水則舳相
接逾年君避囂於蘇垣所居與余曲園相距僅里許一
日過余春在堂從容問余曰君知吾何姓余笑曰天下
皆知馬徵君何問也君曰不然吾固姓蔣余異而徵其
說君曰吾蔣姓出於周公左傳所謂凡蔣邢茅者是矣
至漢世有諱澄者居宜興之函山封函亭侯吾始祖也

其後又遷鳳陽迨明之季有華宇公者遷於金陵婿於馬氏馬氏故以醫名至是無後以蔣氏承其業於是始稱馬氏華宇公生三子長曰爾懋公吾五世祖也是始遷於孟河其二子分居宜興江陰皆以馬氏之學行於世爾懋公遺言子孫必復蔣姓至今遵其訓婚宦皆蔣氏也惟醫則馬氏方被徵時吾言於巡撫吳公請易馬爲蔣公曰吾薦馬某不可更以蔣某往遂不果易然而吾姓則固蔣而非馬也吾大父省三公纂修支譜詳言蔣馬易姓之由又欲建祠宇而未逮吾承先人遺志積數十年力至癸未之春始鳩工焉今幸而成矣所奉自

華宗公上溯兩代至魁吾公而止而宜興江陰兩支亦並入焉是謂蔣氏支祠其旁別爲一室以奉馬氏之祀示不忘所受也惟遭際　聖世謬以虛名聞於海內而世無知吾爲蔣氏者願得吾子一言傳示後世可乎余曰史傳所載夏侯嬰子孫爲孫氏灌長孺之先爲張氏衛青之先爲鄭氏若斯者往往有之今君建蔣氏之祠而附祀馬氏於別室是亦仁義之兼盡者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蔣氏之興其未艾乎然君實蔣姓而與日以名醫入　國史方伎傳必曰馬某不曰蔣某請以吾此文刻石祠中使後之人讀而知之則以金石之文

補國史之缺可也

象山試館記

功令凡子午卯酉之歲聚州縣之士而試之行省是曰鄉試而行省大者所屬州縣以百計次者亦以數十計其所屬州縣之於行省遠者千里次者亦數百里吾浙凡爲府者十有一上八而下三象山一縣屬上八府之甯波視溫台所屬諸州縣猶爲近者然其至省鄉試也必先浮海而至甯波然後渡曹娥錢唐二江而至於省其爲地也七百五十里江海間阻舟車勞頓一至省垣無以弛負擔往往奔走於烈日或疾風暴雨中求一束

道主人不可得而西興擔夫又迫日暮索傭直求去遑
急傍徨瞻顧汗出如漿噫亦甚憊矣其邑人有陳君恭
壽字白山者邑諸生也以高等餼於庠屢赴鄉試議築
試館未遂而卒其妻某孺人悲夫志之未遂也又念邑
人應試之艱也乃出巨貲屬其夫之從兄南屏明經及
其邑人鄭君秀文至省城買地於貢院之東橋鳩工庀
材築屋一區爲象山試館俾士之應試者皆得棲息於
此又買田二十畝歲入其租以備修葺其用意可謂周
矣甯波所屬如鄞如慈谿如鎮海皆有試館然距貢院
或稍遠而寓其館者大率萃居而聚食不能自適此館

距貢院才數百武又其制略倣貢院號舍之式屋三間爲一號凡三十三號爲屋九十九間庖湢器用咸備士有同志切磋之樂而無他族逼處之嫌尤多士之所便而他試館所莫及也易曰渙其羣元吉羣也而又渙之斯之謂歟其占曰元吉昔衛史朝以屯象辭元亨定其君之名蓋因文託義古自有此占法斯館中人其有得元者乎於斯兆之矣

永康應氏義田記

余與應敏齋方伯於道光甲辰之歲同舉於鄉及君陳臬開藩於三吳而余亦寓居吳下時相過從因得備聞

其母朱太夫人之賢而其先德菊裳先生則固不及見矣及君以奉母歸遂不復出余與君亦稍稍疏闊今年夏君自紹興寓書於余并寄示田畝清冊余讀之乃歎菊裳先生暨朱太夫人之高義與君之善承先志固超出尋常萬萬而其副室劉夫人亦能薰而善良好行其德烏乎是難能矣其冊有四一曰應氏常會田冊則朱太夫人承菊裳先生之遺意以祖遺及續買之田捐入公產而君又續捐如千畝以備春秋墓祭之用者也一曰應氏義莊田冊則以宗支繁衍貧富不齊君承朱太夫人之命建立秀芝堂義莊凡族中鰥寡孤獨廢疾失

養者取給於此以養其生者也一曰永康賓興田冊則以菊裳先生在日憫本籍之應鄉試者無棲息之所有租賃之費謀建永康試館而力未逮君乃買田二百餘畝歲入其租每屆鄉試之年賃屋省垣以居試者積有盈餘更謀築屋以成先志者也一曰應氏䘏嫠田冊則君副室劉夫人積朱太夫人每月所賜鍼線錢買田百餘畝以贍族中之節婦貞女者也烏乎其意美矣其法備矣其亦可以承先而垂後矣考義莊之設人皆知其始於吳中范氏而不知有鉛山之劉輝所謂劉氏義榮社者其事在宋嘉祐年與范氏同時也余居吳下見吳

之士大夫慕范氏之風建立義莊者數姓矣皆昌言於
朝廷而表異其門閭君之所爲亦無多讓且以君之
力豈不足以自表襮者乃不求綽楔之榮而顧求余文
以爲之記殆有劉氏義榮之意乎余文之淺游豈足以
表揚其盛美然猶史氏也義固不得而辭謹書大略附
其家乘俾後有考焉

龍游縣知縣高君實政記

實政記者記實也謹案士民爲見任官長刊立去思碑
德政碑律有明禁雍正乾隆嘉慶間屢奉　詔書嚴行
禁止然則此記之作豈亦如齊人之於阮德規冒禁而

樹碑歟曰非然也　功令所禁者德政碑也此所記者實政也實政與德政異乎曰異德政者稱頌其德近乎獻諛實政則惟紀其實蹟以示後之居是官者使後人循蹟而求之以爲是歟從而修之可也以爲非歟從而改之可也此豈功令所禁哉然則高君之實政柰何小者不足言言其大者高君名英字與卿江甯人以光緒十年令龍游龍游巖邑也咸豐季年爲賊踞者三載市廛煨燼田疇汙萊羸瘠者未蘇流亡者未復高君至則慨然曰是余之責也余何敢不力殘破之後興利爲先水利所係莫大乎姜席兩堰履行其地倡議興修若溲

有方畢涉有備於是乎田之賴以灌溉者五萬餘畝附
郭驛路濱臨大河歲久不修堤岸崩毀民居圮陊乃繇
築之大隄峩峩既堅既固民安其居船安其步於是乎
居者行者無不稱便其對岸兩涘之閒不辨牛馬是曰
茶埒北鄉之民咸取道於此而水寬三里其遠也不可
溯其深也不可砅販夫販婦踰而趑趄往來皆阻乃倣
浮橋之制編木爲梢貫以鐵鍊維以石柱修凡百丈博
則三丈拔來報往如行康莊於是乎民不病涉焉君曰
利則興矣宜去其弊首行保甲之法戶籍田給剷豪析
芒閭可匿口咸無所容浮浪姦民胥斂跡矣邑饒竹舂

害既發竹萌乃胎鄉邑無業之民十十五五是掘是捆君曰此亦吳楚爭桑之故事也嚴禁絕之枝峯蔓蟄所無私闘者其或喫茶事魔以左道相煽創立名目號召徒侶又或開六博五木之場陳樗蒲葉子之戲老少奔波靡矣時業其尤甚者有曰花會來自閩廣延及兩浙蹤跡詭異種類繁多萃皆潛伏於莽買之野昧莫之坰君微服私行突入其阻縛其渠魁焚其蓬寮於是乎諸作姦犯科者皆不禁而絕君曰是可施吾教矣故事學校明倫堂後有尊經閣龍游缺焉君創立之又修崇聖祠春秋祀事不致廢隊且立石欄於泮水之旁民所煩

捫澣濯不得入焉尊泮宮嚴學校也禮也邑舊有鳳梧書院燬於兵火鳩工庀材不日成之爲院長謀脯脩爲生徒謀膏火規畫周詳視舊有加於是乎邑人多嚮學之士矣凡君之實政類如此龍游人皆能言之又曰自君之設立育嬰堂也而龍人生女無不舉者自君之設立從善堂也使屠戶納錢歲入其息以爲命案相驗夫役工食之資而龍人無以命案傾其家者是皆君之實政也君既不自言龍游人能言之而不能紀之傳之久遠且失其實且夫令尹子文之忠也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君今遷東塘同知以去矣其何以爲新令尹

告乎於是邑人聚謀使舊史氏俞樾文而刻之石樾曰紀述吾職也雖然吾非龍人何以識高君爲哉乃就龍人所言次弟其事粗加條理以告後之官斯土者俾從而斟酌焉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以成君未竟之志而慰龍人無窮之望是則斯記之所爲作也故於是記無虛語無溢辭

徐氏凜存堂記

凜存堂者錢塘徐文敬公之里第而額則 聖祖仁皇帝御書也昔在康熙中葉海內清平 萬機之暇每御 便殿作書諸臣之直 內廷者以堂名請輒書

以　賜時則有若陳元龍請書愛日堂查昇請書澹遠
堂　皇朝詞林典故備載之而文敬公以戶部尚書
得拜此　賜尤異數也其第在姚園寺巷　御書之額
摹刻而懸於堂見者正容再拜而後敢視猶歐陽文忠
於陸子履之室見仁宗飛白書驚歎以為雲章爛然輝
映日月也咸豐季年杭之陷於賊者三載高門巨室皆
付煨燼徐氏之居亦鞠為茂草而是堂巋然獨存凜存
堂額與　御賜凜矢清風額及　高廟所賜清慎
可風額清德鎮俗額與累朝　御賜福字聯語一一
皆在而聽事所懸歷科題名之匾亦完具如初余每過

其門不勝喬木世家之歎花農太史乃文敬公之昆孫也時甫由江北歸以一窮諸生慨然有興復之志經營數載乃克有成自大門以至堂室一如其舊於堂之東室尊藏
高廟御製詩卷蓋文敬公予告歸
賜詩以寵其行者也堂之西楹奉先世栗主歲時祀之花農旋以庚辰之歲成進士入詞林乞假南還又因舊貫而稍庇之聽事之東有紫薇一株文敬公所手植也至是枯而復榮於是即其地築小軒而彭雪琴尚書署之曰瑞薇廳事之西築小齋為塡詞之所是為玉可庵雪琴尚書又命帳下健兒移其西湖退省庵之竹植之玉

可庵外先以一箋云奉贈瓊玗十株於是又築青瓊玗館余每訪花農周歷其居仰　天章之炳爽俯花木之秩秩輒低徊而不能去已丑夏日花農自京師寓余書曰是宜有記余惟徐爲武林右族自文敬公起家翰林踐歷冢宰其長子爲大學士文穆公次子靜谷公自西安巡撫内遷宗人府府丞文穆公之子内閣學士諱以烜靜谷公之子福建鹽法道諱景熹皆以翰林起家并花農而六其餘領鄉薦者更不勝數合鄉會計之凡十有七科科名之盛浙西稀有而皆發於此堂當文敬公在時延致邑中英俊能文之士使諸子從之學有助教

王先生者出文敬之門而文穆公實師事之後又教文穆公諸子館於斯堂垂三十年余過花農時其坐客有王明經崇鼎字子調者王先生之後也世澤之長即此可見花農初舉於鄉距文敬公拜稟存堂之賜一百有八十年及授編修即充順天鄉試同考官而溯文穆公始授館職亦分校京兆余昔贈花農詩有云期君勉紹家聲舊佳話應符五世昌斯言驗矣歐陽公仁宗飛白記所云陸子履者名位不顯若花農之才之學自壯歲已蜚聲玉堂必將繼文敬文穆兩公而起豈特陸子履之比乎余故因花農之請而詳記之爲式是閭者告焉

願花農存此言以待後日以吾言之有徵也

西湖淸風草廬徐文敬公祠記

徐文敬公爲康熙朝名臣當康熙四十有二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狩公時以河南巡撫迎謁於泰安

賜御書督撫箴及稟矢淸風額公後以吏部尙書乞歸

乃築淸風草廬於湖上志 聖訓也公之子文穆公繼

起官至大學士而子若孫之內躋卿貳外任封圻者又

踵相接也於是徐氏遂爲吾浙望族因卽淸風草廬而

擴大之以爲文敬之祠雍正中李敏達公修西湖志已

載入之云淸風草廬在陸宣公祠左背倚石壁爲軒數

楹修竹萬竿參薇天日其勝可知矣歲月緜邈楝宇撓頹及咸豐初遭粵寇之亂蕩焉泯焉遂無遺跡文敬公有昆孫曰琪字花農者其父宦游江南而生生值離亂道阻不通未得諮父老而問桑梓也然聞其母鄭太宜人言清風草廬中有雨奇晴好之樓爲文穆公所書慨然慕之有修復之意大亂之後孑然獨歸覓求於崩榛荒藹中杳不可得則取西湖志反復讀之而有疑焉曰志旣稱在陸宣公祠左矣又云背倚石壁今陸祠在平湖秋月西北隅其左卽臨後湖煙水茫茫烏覩所謂石壁者乎因憶其父若溪君詩注有雨奇晴好樓在

因寺傍之語若在陸祠之左卽不得云 聖因寺傍矣
然私家著述未足取信於人不敢竟以爲證又讀 國
朝杭郡詩輯文敬公小傳曰有別業在 聖因寺右夫
陸宣公祠在 聖因寺之東相距幾及半里文敬別業
旣在 聖因寺右則不得在陸宣公祠左可知矣杭郡
詩輯乃杭郡諸老輩稽譔而成豈不可信然古人言地
理貴乎目驗猶未敢遽定也光緒戊寅歲花農爲余築
俞樓日往相度偶見 聖因寺 行宮之右朱文公祠
之左有野梅一株著花如雪因披蒙茸躡硉矹入而觀
之見花後石壁森列如屏詫曰玆非石壁邪杭郡詩輯

小傳所謂　聖因寺右者正其地矣徘徊久之又見其右有立石焉以篆文大書曰朱文公祠界旁有八分書二行記其四至則曰東界徐祠乃狂喜曰信矣信矣書此石者爲桐城吳康甫大令康甫年已八十餘癖好金石又熱於杭郡故事兵燹後舊時祠宇多未修建康甫輒立石識之此石爲表章朱祠而立而徐祠亦賴之以存花農次日親往印之而[illegible]然此君家祠址也又召里胥問之亦曰然此君家祠址也然後知當時清風草廬實在於此祠宇不存而石壁故在西湖志稱陸宣公祠左者實朱文公祠左耳顧亭林先生日知錄所謂人以

相類而誤是也明年花農成進士改庶吉士乞假還里念此後倘蒙 恩留館供職則不得長在里門其地恐又廢乃築垣墉建門堂恭摹 聖祖御書凜矢淸風四字懸之門楣而 高廟追賜之淸愼可風額及 累朝賜祭文皆摹刻而懸之一如其舊又築室三楹銜摹文敬公以來下至其先德若谿先生遺像爲六世畫像刻石而奉祀焉彭雪琴尚書手爲題贊復以細字書其官階名姓曰吾老矣久不作小楷書今以雙[illegible][illegible]取明而書之嘉君志也花農少時以一窮諸生即有修復之志不二十年竟克副之所謂有志竟成者

乎聞祠中舊有文敏公次子宗丞公家誡勉其後人建置義莊花農異日亦必能如其所誡矣其祠東畔 行宮有小巷閉之西界朱文公祠北至山顛南臨湖隄臯較自東至西十六弓自東南至石壁三十四弓自西南至石壁三十三弓自石壁至山顛東北三十弓西北二十六弓合門外計之積弓四百四十一爲地二畝九分有奇山一畝八分有奇每歲應納之稅輸於錢唐縣如額檻與花農交至深而所謂俞樓者距祠又至近自祠之成而湖上遊人至以阮墩林墓蔣祠彭庵徐祠俞樓爲西湖新六景形諸歌詠然則知此事本末者非我而

誰宜乎徐祠之記花農以屬老夫也是年太歲在己丑
恭逢　慶科花農奉　命典試山右臨發京師寓書求
文因爲此記

方正甫相墅山莊記

往年方正甫觀察築生壙於慈谿杜郭山而余爲之記
備叙其生平行誼著於篇刻入春在堂襍文三編海內
讀余文者皆歎方君行義之高而余文亦爲之增重矣
方君既營生壙又援古人丙舍之例而有山莊之建乃
卜地於姚家橋曰卑且溼不可又卜於下大園曰狹而
小不可於是乃卜杜郭山之陽其地四畝有奇曰迴瀾

堰距所營生壙一里而遠其後枕山松楸可望其前臨溪舟楫可通其氣疏以達其地寬以閎相其陰陽罄無不宜山莊之建無以易此經之營之鳩之度之背子面午兼以癸丁繚其外爲周垣廓其中爲正室正室南鄉其楹則九北鄉之屋廣亦如之修則半焉左右堂涂皆有屋宇足蔽風雨其旁小屋以棲僕圉庖湢井匽罔有不修凡用白金五千兩而後畢功命之曰栢墅山莊栢墅者方君所居村名故以名焉既成又求記於余余惟方君曾置義莊以贍其族規模閎遠經畫周詳此栢墅山莊特其葬屋耳然而廣狹得其宜豐約中其度春秋

佳日嘯傲其中彈琴詠風足以忘老何必如司空表聖之引賓客坐壙中酌酒賦詩然後謂之達哉余嘗生壙於錢唐右台山亦嘗築屋其旁海內所稱右台仙館是也然實湫隘不可居余虛名無實類如此聞君之作貸君之成輙以文文之至君行誼之大者已備於生壙記矣不再書

徐氏瑞梅亭記

徐文敏公築淸風草廬於湖上以志　聖訓公歿因以爲祠事見雍正間李敏達所修西湖志及同時錢唐令魏嵊所修錢唐縣志人物列傳按此志人物列入大

臣者僅三人唐之褚僕射明之于忠肅而　國朝則公也其重之如此所載必得其實傳末云杭人景慕其德爲建祠　賜坐及湖上春秋奉祀不替然則湖上有徐文敬公祠固炳然記載矣惟西湖志誤載在陸忠宣公祠左於是遺址遂不可考花農太史公之昆孫也訪求其祠址匪一朝夕光緒戊寅歲爲余建俞樓於六一泉之傍日往相度偶見　聖因寺右有野梅一株著花如雪披荆榛而往觀之見花後石壁森列因憶西湖志謂徐祠背倚石壁當卽此地又嘗見其西有石刻文曰朱文公祠畍旁記四至曰東畍徐祠乃狂喜以爲數載營

求一朝而得非此老梅嫣然一笑於崩榛荒葛中安能尋蹤至此此瑞梅亭所爲築也花農往歲於城中修復文敬舊第有四瑞焉曰松瑞桂瑞梅瑞藼瑞均以詩張之然其爲瑞皆不若此梅所繫之大昔東坡喜雨築亭以示不忘花農以此梅之瑞之不可忘而築亭以志之宜哉徐文敬公祠成余有文記之其事已具矣茲因瑞梅亭之成又掇大略著於篇記茲亭之緣起云爾

蔡教授祠碑

公姓蔡氏諱召南字二風浙江蕭山人也道光十七年舉人明年成進士用知縣掣籤得雲南以親老自陳改

選杭州府學教授未幾以憂去官服除選金華府學教授在任十有五年與諸生講明經義并教以行文之法從者甚眾所入脩脯悉以予族黨之貧者與人言吶吶如不出諸口雖有不合不與辨及與故舊宴語談諧閒作聞者解頤葢其天性和易故人樂依之而其大節凜然卒不可奪咸豐十一年四月粵寇將至門下士張楼入見曰寇深矣可若何笑不應是月丁丑城陷公挈妻子出城自投學前休文井中以死其僕姚科從焉賊退知府劉公出其屍葬以禮言於臺司聞於　朝　賜䘏如例公夫人楊氏倉卒出走至下俞聞公死亦自沈於

水子閏生嘉生均遇害惟嘉生之子晉蕃僅存今已餼於庠矣公歿之年元旦楊夫人夢觀世音菩薩語之曰大劫將至上帝以爾家累世良善一人不在劫覺以語公公亦時與人言之至是乃悟所謂一人者晉蕃也光緒十二年金華縣學教諭謝君遹聲訓導何君汝舟創議於府學明倫堂東偏建祠以祀公諸同官者咸贊之祠成求記於余方公之舉於鄉也余亦列名副榜有同歲之誼雖未識公而緬其風義想見其人因紀大略而系以銘其辭曰

恂恂蔡公邈然高蹤溥書不樂俎豆是共咸豐之季羣

冠匈匈或曰行乎公笑不從湛湛古井臣心與同全家俱盡大劫果逢一孫僅存其後將隆　聖朝優典酬爾孤忠士夫高義慕其遺風下走小言銘此新宮

浙江學署文昌宮碑

文昌星也天神也今祀文昌則以人鬼　國家神道設教原不必求其人以實之然其神出於蜀又出於蜀之梓潼則自宋以來有此說世以張惡子附會之夫張惡子何與於文昌哉余按隸釋益州太守高眹修周公禮殿記云始自文翁應期鑿度開建畔宮至于甲午故府梓潼文君增造吏寺二百餘間洪氏跋云故府梓潼文

君建武中益州太守文參也按畔宮卽泮宮文翁開建
而梓潼文君增造是亦文翁以後一賢太守矣考華陽
國志序志篇忠義鎮遠將軍義侯文齊字子奇注云梓
潼人平帝用爲益州太守不服王莽公孫述光武嘉之
卽是人也名雖不同然古書齊字作亝則與參形似而
誤不足疑也又有北海太守文忳注云齊子是父子濟
美矣又有丞相參軍文恭字仲寶注云梓潼人雖不知
於子奇爲何人然可見梓潼文氏固大族矣疑今世所
謂梓潼文昌帝君者實卽梓潼文君而所謂文昌宮者
實卽梓潼文君之家廟也其始惟文氏子姓奉之後則

沛及川中令則徧於海內列入祀典同之天神文君生乎振興文教比美文翁又以忠義爲光武所褒美恭聰明正直而壹者乎以文昌事之雖非其實然覩張惡子天淵矣奉張惡子爲文昌何如奉梓潼文君爲文昌乎其姓則文也與文昌之號符其家梓潼也與梓潼帝君之號符然則文昌之論可以定矣是說也余讀隸釋始得之以語學使者瞿子玖學士學士欣然曰吾署旁有文昌宮君盍以此說文其碑乎乃備述其說而係以銘銘曰漢有文君興於梓潼爰有家廟於川西東始惟蜀郡今徧寰中春秋崇祀曰文昌宮傳之自昔昧其所從

我發此義傳之無窮

彭剛直公神道碑

光緒十有六年三月乙亥前兵部尚書太子少保衡陽彭公薨於里第四月壬寅遺疏聞　天子震悼以公忠清亮直卓著勳勞　贈太子太保銜　加恩予諡立功所在許建專祠生平事蹟宣付史館擢其孫候選員外郎見紳爲郎中見綬見綷均由吏部引見已而內閣擬諡以請　御筆用剛直二字　賜祭　賜葬皆如律令蓋　朝廷眷公之厚知公之深如此而海內自搢紳之徒下至兒童走卒無不咨嗟而涕洟曰噫彭公逝矣

其年十二月庚子見紳等奉公之喪葬於樟寺山乞文以文其墓道之碑余惟公名滿天下而不自表禄詩文年譜無手定者傳之後世懼失其實余與公交二十餘年重之以昏姻雖極知不任又何敢以辭公諱玉麟字雪琴彭氏其先江西太和縣人明洪熙時有顯明者官於衡因家焉遂爲湖南衡陽縣人所居曰查江曾祖才昱祖啟象父鳴九安徽懷甯縣三橋巡檢遷合肥縣梁園巡檢皖中稱循吏母王氏浙江山陰儒家女賢明有識鑒嘉慶二十一年公生於梁園巡檢司署十六歲從父還查江舊居父卒爲族人所惎母命出避之公因入

城居石鼓書院然無以自給投協標充書識支月餉艱馬兵時衡州知府高公人鑑善相士見公奇之使入署讀書衡陽一邑應童試者千人入學不易是歲縣試羣擬公必第一案發乃第三越數日召入見曰以文論汝宜第一今乃太守意也太守曰彭某異日名位未可量然在吾署中讀書若縣試第一人必謂明府推屋烏之愛耳是其終身之玷矣公聞而深感之是歲竟不入學又二年始隸諸生之籍云道光末新甯民李沅發反發協標兵捕討公從大軍戰金峰嶺禽李沅發上功總督誤以為武生也拔補臨武營外委賞藍翎公辭歸衡有

富人啟質庫於耒陽請公往董理之歲入數百金悉以賙人之急其時粵賊由永安北犯將掠耒以趨衡公入見耒令問計將安出令曰吾請兵請餉無一應可奈何公曰患無兵耶城中百姓皆兵也患無餉耶吾質庫中尚有錢數百萬在耒令曰然則竟以屬君矣出縣印授之公即募勇數百人製旗幟使巡行雉堞間賊知耒有備由甯鄉趨長沙而耒與衡皆獲全公以無戰事不敘功但請償還所假質庫錢然公亦自此知名曾文正公以侍郎治兵衡湘廣求奇士常君儀安薦公有膽畧可用文正以靖毅公國荃又薦公與楊公載福英毅非常

曾文正亦雅知公汞陽之事及創立水師以公與楊公
分統之咸豐四年二月水陸師俱發衡州不利引還而
公以孤軍留西湖中曾文正涕泣謂必死竟全師而還
乃益重公曾文正議悉水師之眾先攻湘潭公請先行
望湘岸連檣皆賊舟然多輜重少戰艦公計士卒爭利
必亂乃以三營攻其首尾自攻其中縱火同時燒之賊
大敗死無算城中賊皆走公還大軍恂恂如未嘗戰輜
重一無所取敘功以知縣用　賜藍翎公固辭不獲然
公牘猶自署衡陽學附生其後　詔補金華府知府乃
始署官云其年秋公與楊公旁湘東下公從君山楊公

從雷公掛張兩翼先以小舟誘賊賊舟出鈔其後燒百餘舟賊退保雷鼓臺攻之不克公與楊公乘三版船衝入賊中公中鎗子傷指血漬襟袖皆赤進益猛燒其坐船賊遂潰退軍中摺服號爲彭楊時羅公澤南等所統陸軍連戰皆捷遂至沌口謀攻武昌公曰是宜渡江先燒其屯自塘角至青山賊礮環列丸發如雨諸將皆露立三版櫂船徐進無俯首避礮者賊大驚於是沿江賊悉潰漢口漢陽皆復陸師不血刃復兩名城一巨鎮水師之力爲多羣寇乃聚於田鎮依半壁山夾江爲五屯連舟斷江纜以鐵索大鎖布木爲筏置大礮焉又護以

礮船望之峩然水師下攻之則爲蘄州江岸之賊所撓公麾師船掠蘄直下分水軍爲四隊頭隊悉令具鑪鞴椎斧之屬哨官孫昌凱故鐵工也方鼓橐吹埵有小船覘筏下劣容舠試入之竟度二船呼曰鐵鎖開矣賊愕亦呼驚走墮水擲炬燒筏筏舟俱燼山上賊亦顛越坑谷屍相藉此一役也湘軍水師名聞天下公與楊公旋至武穴養傷別將蕭捷三率水師由湖口駛入姑塘爲所扼不得出公乃於新塘鎮設廠造船別立新軍而水師始有內湖外江之分矣五年湖北巡撫胡公林翼攻武昌賊閉城不出水師無所事自沙口還沌口道經武

昌漢陽冠礮雷鳴萬聲同發公所乘船桅折船覆公墜於水或以三版船拯之力挽不起則水中有抱持公足者舟人呼曰速釋手此統領也公在水中闖然曰此時豈顧統領耶已而並出水則抱足者郎本船司柁者也公笑罵曰若知是爾我提擲數丈外矣公當生死之際猶從容談笑如此曾文正自江西召公自助公時適在衢將赴之而袁瑞並陷道不通公易衣操皖音僞爲賈客摩冠壘而行徑達南昌巡撫以下皆大驚湘軍聞之氣勢十倍六年正月公破賊樟樹鎮又破臨江賊壘三月營於吳城鎮以遏賊鋒又會黃虎臣之師克建昌縣

轉職吉袁臨瑞建南饒廣撫無虛日七年以惠潮嘉道
協理水師曾文正疏言公任事勇敢勵志清苦有國士
風堪勝總統水師之任而公在江西餉不時得乞火藥
亦不與曾文正每歎曰吾負雪琴既而湖北陸軍再克
武漢水陸俱下圍九江攻湖口賊扼石鐘山遏內湖之
軍不使得合於外江公率全軍分三隊出戰賊於石鐘
山置巨礮適當我船之衝傷十餘船矣或諫公曰今驅
士卒與飛火爭命徒死無益公泣曰不度此險終無生
理今日我死日也義不令將士獨死鼓棹赴之賊礮裂
礮者斃我舟遂銜尾直下俄頃之間與外江合歡聲如

雷陸軍應之進奪小姑山復彭澤連破樅陽大通銅陵峽口寇壘而還遂攻克九江府城十年賊復圍湖口公赴援舍舟登陸兩立數日夜力戰卻之十一年授廣東按察使時文正弟忠襄公國荃攻圍安慶賊陳玉成率悍賊三萬來援營於菱湖公創立飛划營擡划船入湖合陸軍大戰毀其壘遂克安慶是爲肅清東南之始俄授公安徽巡撫公上疏三辭於是改公提督又以武職望輕不足統率改以兵部侍郎候補旋補右侍郎賊自據金陵以蕪湖爲屏幛以東西梁山爲關鍵同治元年公與曾忠襄公水陸會攻銅城閘水師攻其東石壘陸

軍攻其西土壘破之於是收復巢縣含山和州三城又襲破雍家鎮玉溪口諸要隘而克西梁山又由鮎魚背進攻采石磯時忠襄之師已由西梁山南渡偪金柱關而營公分水軍爲三隊一隊守險一隊衝入內河一隊鼇磯登岸環城而轟之夜半射火箭焚其西門轆樓賊從火燄中逸出積骸滿渠遂復金柱關而東梁山亦一鼓而下東西梁山既復蕪湖城孤循江而進復蕪湖而忠襄之師已進攻秣陵關公懼其孤軍深入率水軍由烈山進之會陸軍拔頭關進攻江心洲洲有二石壘屹若堅城日晡未克選壯士登岸蛇行蘆葦間偪壘縱火

炎燄燭天洲遂破又破蒲包洲進泊金陵之護城河口而忠襄之師遂進而營於雨花臺以規復金陵二年五月攻復江浦浦口兩城乃議攻九洑洲九洑洲在鷰湍急浪中賊築壘數十列舟環之爲金陵犄角又有攔江磯草鞋磯七里洲燕子磯中關下關諸隘相倚以爲固前督師向公和公皆以攻洲不克故無成功公議先破其南岸諸隘命丁泗濱等循南岸而下預以枯荻灌油焚其舟乘勢薄其壘猱而升草鞋磯燕子磯下關諸隘皆平次日昧爽兩岸並舉人皆死戰賊在中關者竟不爲動自朝至暮公令夜戰且曰洲不破不收隊矣是夜

選精隊四十八人持短兵懷火罐令巴里坤總兵成發
翔率之登岸於黑霧中潛燒賊壘諸將蛾附而上前者
殪後者繼踐屍復登乙夜大破九洑洲羣醜聚殲無一
脫者最公生平田家鎮之戰石鐘山之戰九洑洲之戰
皆肉薄血戰所謂勞苦功高洵不虛矣是年八月解靑
陽之圍十月又督諸軍收復高淳甯國建平溧水諸郡
縣奪還水陽新河莊東壩要隘東壩既復駐重兵焉而
金陵僞都糧道始斷　詔并論前九洑洲功　賜黃馬
褂三年江甯復大功成　賞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加太
子少保銜四年　命署漕運總督公再疏辭言臣本寒

傳傭書養毋曾國藩謬采虛譽强令入營初見卽自誓不求保舉不受官職十餘年來自知府至巡撫由提督改侍郎並未嘗一日居位歷任廉俸及軍營例支官品銀從未具領分豪 恩雖實授官猶虛寄若責臣以必赴惟有負罪而再辭 上鑒其誠從之乃與曾文正奏定長江水師之制自荆岳二州至崇明縣五千餘里設提督一員總兵五員以六標分汛營哨官七百九十八員兵萬二千人月餉及雜費銀皆取給長江釐稅不煩戶部公在軍垂二十年初時軍餉奇絀而淮鹽積滯惟水師小船間道可運公商於鹽政捆鹽自賣以供一軍

之餉至是軍餉有額支實款公以所領鹽票犒諸將領之有功者而歷年餘存鹽銀無慮六十萬咨明兩湖兩江督撫發南北兩鹽道生息存爲長江水師公費且以備外患一無所私疏言臣以寒士來願以寒士歸又言士大夫出處進退關係風俗之盛衰臣墨絰從戎志在滅賊賊滅不歸近於貪位長江旣設提鎮臣猶在軍近於戀權改易初心貪戀權位則前此辭官疑於作僞三年之制賢愚所同軍事已終仍不補行終制涉於忘親四者有一焉皆足以傷敗風俗天下之亂不徒在盜賊而在士大夫進無禮退無義臣豈敢稍犯不韙以傷

朝廷之雅化古來臣子往往始有建豎末路隕越由精
氣竭也臣每歎其人不能善藏其短又惜當日朝廷不
能善全其長知進而不知退聖人深戒之乞開臣兵部
侍郎本缺回籍終制疏入　報可旋命公滿百日即出
公既回里以查江舊居久圮卜郡城東岸築小樓自居
是曰退省庵時往母墓及查江家廟布衣青鞋不設輿
衛補制滿竟不出種樹灌園有終焉之志而自公之歸
長江水師規制浸弛以侈靡相尚篙舵工有不能操舟
者衆論至謂水師無益可廢十一年曾文正薨　詔復
起公視師公一出劾罷營哨官八十餘人於是長江水

師又大振公入覲　命署兵部右侍郎　賜紫禁城騎
馬　大婚充宮門彈壓大臣　恩命稠疊卿貳清間或
謂公可無辭矣公始終一轍再疏力辭始許公南歸仍
命每年巡閱長江得專摺奏事應需公費由兩江湖
廣各總督籌備公乃奏定巡閱章程一歲自上游本籍
衡州出巡至江浙度歲一歲自下游江浙出巡至衡州
度歲於浙江西湖築室三楹亦名退省庵爲下游事竣
休息之所而經費即取給前存鹽道生息之款歲支銀
四五千兩其兩江兩湖籌撥銀一萬兩皆奏罷之自是
歲以爲常輕舟小艓往來倏忽不獨將佐畏之如神即

地方有司亦望風震慴而民間諸不軌之徒作姦犯科愍不畏法者輒相驚曰彭宮保來駭懼奔竄伏不敢出台州賊金滿束手來歸威聲震動數千里他帥莫與比也　朝廷知公廉直凡有大事督撫不能決輒以屬公如兩江總督左公宗棠劉公坤一兩湖總督涂公宗瀛兩廣總督張公樹聲皆　朝廷倚重大臣而一經言官劾奏皆命公察覈公平心論斷務得其實眾論韙之時

朝廷以洋務爲重命巡江之外又出海會操各省兵輪船公則以清吏治嚴軍政端士習蘇民困爲自強要策製船造器皆爲末務鐵路之議尤力排之惟請造小

兵輪船十號固長江門戶而已七年　詔公署兩江總督辭八年京察一等九年補兵部尚書辭不允其後京察又列一等以既開缺之侍郎未任事之尚書而三載考績與焉異數也法越戰事起　朝議以廣東海防尤要　詔公酌帶舊部速往廣東公適有疏乞養病至是力疾請行調湘軍四千由海道往而自由衡州單騎入粵籌度形勝以虎門為第一重門戶由虎門而進至常洲為省城第二重門戶自此而進左則漁山珠山是為北路右則海心岡大黃滘是為南路公無事駐大黃滘有警駐虎門省城官吏為治行館不居也支帳為棚蔽

以蕉葉風雨沾濡暑日蒸炙與士卒共之維時省中議者以虎門遼闊難守不如退守黃埔公親往履行見虎門以外即零丁洋大海浩瀚無涯而屈曲清流實止一線無論帆船輪船必循此一線而進進則必經沙角山下公發健兒鑿穿山石以爲礮洞兵隱其中敵不得見十三年冬民閒爭傳夷人將以明年正月犯粵公自駐山上令暮夜不得有一舟入口至除夕有舟入焉發礮擊之帆桅俱斷於是遐邇咸知所守實扼險要狡敵寢謀粵境安堵虎門以外尚有橫門崖門及虎跳磨刀諸門可繞至省城之右乃編查沙戶漁船數千艘分守支

河叉港而瓊州者近接越南尤夷所必爭初擬自往士民籲留改令道員王之春往議者徒謂公以平素威名懾服夷人而不知規畫周詳有如此也和議將成公抗疏力爭言有五不可和法夷無端生釁不加懲創遽與議和不可者一法夷未受懲創而請款是必中藏詭謀不可者二法夷不索兵費但求越境通商恐將來必有十倍取償於後者不可者三以外強中乾之法夷不問其罪降心就和諸夷必猜猜然環向而起不可者四雲南物產富饒久爲西人垂涎若與議和必許通商廣傳邪教以張羽翼一旦竊發將何以攻不可者五又言有

五可戰揣敵情而可戰者一論將才而可戰者二察民情而可戰者三采公法而可戰者四卜天理而可戰者五然朝議意主柔遠不果用公又嘗密飭道員鄭官應親赴暹羅約令潛師襲西貢又欲率全部十四營由欽廉度十萬大山過五嶺出越南收復北甯此二者人或咎公之輕發不知當日實因諒山興化諸軍早經撤入關中故二策皆不可行非公策之不善也治軍之暇又留心粵東利弊請豁攤捐以免賠累核釐捐以杜侵漁補署差委務宜公平著名劣蹟概予驅逐皆於吏治有益及和議成軍務畢又陳善後事宜請設海軍總統駐

淞吳淞分設兩大鎮一駐南洋一駐北洋而練陸軍以輔之東三省宜創設兵輪購配鎗礮分置要隘以杜俄人窺伺臺灣宜練土勇簡任賢能專任其事皆深識遠慮所見者大公前在西湖得偏枯之疾在粵三年感受瘴癘宿疾大發至不能飲食言語行步須四人扶掖自粵北歸連疏乞休皆慰留十四年始開公兵部尙書缺俟病痊仍巡閱長江如故而公病已不可爲矣公卒年七十有五娶鄒氏子汞釗皆先卒孫四人其第二孫曰見穀以後其弟玉麒故　詔書不及焉公性豪邁善飲喜讌客而自奉至薄不御肥甘旁無姬侍惟一二老兵

給事其旁遇部下舊將若布衣昆弟而紀律極嚴安徽有候補副將胡開泰召倡女飲使妻行酒妻不可殺其妻又有湖北忠義營營官副將譚祖綸誘刼其友妻用計殺其友治兩獄者相持未決公召其人至詰得實立麾出斬之軍中服其性喜文士折節下之工畫梅海內傳者近萬餘本公歿未久即有以二十金易一幅者能詩文下筆立就所爲奏疏皆自屬稿與人書亦不假手記室敷暢條達忠義之氣溢於楮墨閒是以易名之典略其功業而獨表其性情上之於公有特鑒矣敬本斯意而爲之銘銘曰

人之生直其爲氣剛剛則近仁直大以方明明 天
子知公特詳錫此二字紀於太常公之故舊私議其旁
情性似矣功業未彰豈知功業非公獨長即在當時並
稱彭楊至於情性日月爭光睥睨宇宙笑傲侯王直如
矢笴剛若劒鋩同時元老命名孔臧曾曰文正左曰文
襄歷觀史策後先相望公曰剛直自古未嘗 皇朝
謚法稽之舊章曰剛曰直莫克兼當惟 帝知公特
筆褒揚傳千百世久而彌芳朝野共識婦豎不忘辟除
魑魅激發忠良剛直之澤永永無疆